

崇信大法好 老伴绝境重生

【葫芦岛来稿】我崇信“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这一信念, 使我老伴李氏得以绝境而重生。

事情是这样的: 本人的亲朋中有修法轮大法的法轮功学员, 都是得大法后, 从多病难治转而康健。大法的神功与玄妙, 深深的感动了我, 我家也人人佩戴护身符, 也人人三退, 以保平安。故而, 家人也得益非小。

就在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七日傍晚, 我老伴突发高烧, 不省人事, 急送医院, 然而在住院治疗十多天后, 高烧不退, 后又转送省医院同样治疗无效, 医院的结论是: 感染病菌并查出糖尿、甲亢、坏血症等一系列不治之症。家人多次在两地医院接到病危通知书, 在通知书上签名多次。

在此情况下, 我只有一个信念: 大法能救众生。我在老伴的病床旁, 不时在老伴的耳边嘱咐: 别怕, 没事的, 只要你坚信“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并把什么都抛开, 就把九字吉言藏在脑中, 口中念念, 天天坚持, 永不放弃, 大法的神功总能使你康复。

就这样, 在九月中旬, 老伴的高烧一天一天的、慢慢的降下来, 诸多并发症不翼而飞了。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 平安出院了。回到家里, 老伴虚弱的身体一天一天好起来,

【明慧网】历史是一面镜子, 时时取来照照, 可以得到许多的启迪, 成为人们做出重大抉择的宝贵借鉴。文革已成历史,

作为镜子, 文革予人以太多的教训, 而其中文革迫害狂的下场更是深具现实意义。现在权且列举数例如下:

1、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

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 在文革期间追随中共当局, 以执行公务的名义, 肆意迫害, 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文革结束, 1977 年 1 月 27 日, 经北京市委批准, 刘传新被免去市公安局长的职务, 接受审查。一贯神气十足的刘传新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 现出了政治赌棍满盘皆输后的原形。1977 年 5 月 19 日上午, 刘传新自杀了。

2、北京公安局干部

1977 年 7 月, 北京市公安局更换领导。将北京公安局在“军管会”时期留下的手上沾满鲜血的 793 名军队干部, 全部撤离北京市公安局。这 793 名军队干部被送往各自的部队以后, 部队毫不留情地对他们进行内部审讯并在偏僻的云南秘密枪决, 对死者的

家属宣布: 因公殉职。

3、北京公检法系统的看守员或审讯员

与追查刘传新同一时间, 北京当局又在公检法系统抓了 17 个典型, 都是因迫害而手上沾满血迹的看守员或审讯员。这 17 个人被枪毙了, 并没有经过公开的法律程序。只是“知法犯法、家法制裁”。对家属宣布: 因公殉职。可是劳改系统的警察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感到非常震动。

4、“迫害狂”曹轶欧

曹轶欧是康生的老婆, 文革时任中央理论小组办公室主任, 她为人奸邪和歹毒, 文革中许多人在她的手中吃尽苦头甚至丢了性命。

到了文革后, 人们的咒骂, 使她终日生活在恐惧、忧虑、痛苦、紧张和不安中。1991 年, 她在紧张、忧虑和恐惧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善劝迫害法轮功的人以上所举事例实在不过是沧海一粟, 但也能给那

法轮大法弘传世界

在英国伦敦



上图是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议会大厦雨中集体炼功

在法轮功传世 19 年之后, 特别是在法轮功经历了中共恶党 12 年的疯狂迫害之后, 世人惊奇的发现——法轮功不仅没有倒下, 反而迅速传遍全球。对于经历过中共无数次政治运动的中国人来讲,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奇特现实。

身体也一天比一天有力气。我相信师父的慈悲、大法的神奇, 只要我们坚持不懈的对大法的信念, 总有一天, 老伴会站立走路, 完全康复。◇

文革迫害狂的下场

些当今迫害法轮功的人们, 敲响声声警钟。

迫害法轮功的人们, 如果你觉得迫害并无报应可言, 请你思量一下曹轶欧惶惶不可终日的晚年;

如果你觉得迫害法轮功可以换取政治资本, 请你思量一下刘传新的下场;

如果你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在为国家执行公务履行职责, 请思量一下那些被秘密处决的 793 名公安干部和 17 名公检法执法人员;

如果你觉得迫害法轮功可以使你耀武扬威高人一等, 就请思量一下文革红卫兵头目们的漫长的刑期。

中共凶残暴虐、贪污腐败, 早已天怒人怨。到今年八月“三退”人数过亿。“天灭中共”已成定局。中共邪党现在就象一列开往万丈深渊的死亡列车, 那些还在执行着迫害法轮功的所谓任务的人, 留给你们的机会已经不多, 请赶快跳下死亡列车, 迅速作出明智的选择吧。◇



【明慧网二零一
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明慧网通讯员辽宁

报道)1999年6月10日,在中共邪党头目江泽民的淫威下,中共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全国性恐怖组织“610办公室”,在1999年7月20日之后,系统性地对数以千万计坚持信仰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

中共一方面向世界承诺在中国减少酷刑折磨,效仿希特勒提供假相让部份海外主流媒体记者参观劳教所的所谓“文明环境”,一方面中国的酷刑个案却越来越多,尤其是在迫害法轮功群众上更是不择手段,使用酷刑至少达40种以上,使用对象中妇女和老人占相当比例,令人发指。如:连续多日剥夺睡眠;多根高压电棍同时长时间电击(其中包括放在法轮功学员嘴里放电,电击胸部、腋下、乳房、阴部等等);形形色色的手铐、脚镣、“烟杆铐”、“狼牙铐”、背铐;橡胶棍、狼牙棒、地牢、水牢、死人床、坐板;抽人的鞭子有皮的、铜丝拧成的、钢筋条、荆条、全竹竿(带刺)、上绳、铁钉钉指甲缝、铁钳子拧肉、用钳子拔指甲、蹲小号、坐铁椅子、惩罚性灌食、用普通塑料管灌辣椒水、灌浓盐水、灌大粪汤,冬天往头上浇凉水、脱衣服在外面冻,数伏炎夏在太阳下暴晒;不让大小便;连续半月不让睡觉。注射和强迫大剂量服用破坏中枢神经药物;超极限强度的电针摧残,等等等等。

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十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够传出消息的已有3457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据明慧网年月日为止的消息,死亡案例高发地区依次为黑龙江、河北、辽宁、吉林、山东、四川、湖北。早在2001年10月底,据中共官方内部统计,拘捕中的法轮功学员死亡人数已经高达1600人,几年过去了,随着迫害的继续,从民间渠道证实的被迫害致死的人数在逐日增加,而全国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6000人,被非法劳教的人数超过10万人,数千人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大批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各地“洗脑班”遭受精神折磨,更多人受到所谓“执法人员”的毒打、体罚和经济敲诈。

在江泽民在中国制造并推行国家恐怖主义的过程中,众多法轮功学员被打死打伤、妻离子散、居无定所、流离失所,亿万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亲朋好友和同事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与洗脑。另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2003年3月20日发布的资料:“目前在中国,中国经济资源的四分之一被用于迫害法轮功。这些资金来源于中国人民的血汗钱,纳税生产、海外投资、连同强加于法轮功学员的非法罚金。这些巨额资金被用于抓捕迫害中国法轮功学员,组建全国范围的610组织和关押洗脑基地,动用全国媒体进行大量的诋毁宣传和造假,以及在海外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干扰等活动。这样做的结果直接给中国人民生活和国家经济运作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和严重后果。

下面是辽宁省葫芦岛地区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部份

情况介绍。

葫芦岛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纪实系列

第一篇 被迫害致死的善良守法公民情况

一、锦化集团连续六年先进生产者王化臣被迫害致死



王化臣

王化臣(Wang, Huachen),男,31岁,锦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人。修炼“法轮大法”后,连续六年被单位评为先进职工,多次受到领导的表彰与嘉奖,是众所周知的好人。2000年11月7日下午4点在化工厂离子膜车间无辜被抓,并被带到葫芦岛市连山区公安局政保大队。



王化臣被毒打得浑身青紫

在政保大队四楼,四个警察将王化臣的上衣扒光,裤子扒到膝盖以下,双手用手铐反铐在暖气管上,四个警察用木棒、狼牙棒等毒打,并用电棍刑具施以酷刑。围攻、毒打、施

酷刑两个多小时,一直将其毒打昏死过去,又用冷水浇头清醒后接着打,当王化臣再次苏醒后提出“我要跟你们大队长谈”,在只有张队长、王化臣两人时,王化臣对其说:“别打了,你们打坏我骨头了,再屈打、施以酷刑我就跳楼”,在这危险万分的情况下,张队长作为一名执法的领导者,非但见死不救、反而拳打脚踢谩骂威逼王化臣,恶毒的说:“就你这样,还敢跳楼?你跳跳我看看!不跳还打你!……”

王化臣跳楼后当即昏死在政保四楼下。此时是18时30分,被扒光衣服的王化臣昏死在楼下两个半小时没有人过问。理应立即将其送至医院抢救,可是,张某为了给他自己开脱罪名,慌忙与打手们商量解脱的对策,于是晚19点到王化臣家抄家,未找到任何证据。21点才将王化臣送到连山区医院,这时才通知家属。当送到医院时王化臣已多处骨折、浑身到处都是被电击、重物击打的痕迹,惨不忍睹。王化臣于11月18日上午11时在连山区医院含冤离开人世。连山区公安局政保大队张队长,为了逃避罪责,在王化臣死之后补了一个11月16日的逮捕证。王化臣的惨死并没有唤醒刽子手张大队长的半点良知,张某反而变本加厉。他没有人性地颠倒是非,还蓄意捏造罪名诬蔑王化臣是“畏罪自杀”。

为了隐瞒事实真相,它们还阻碍新闻记者采访,并告诉某人、某单位:“记者采访时,别把事态扩大……。”张某为了给自己开脱罪责,到处串通,上下活动。王化臣的父亲早已过世,与母亲相依为命,儿子的离去,给他的母亲带来了极大的悲伤,悲痛中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就是这样,凶狠的张某也没有放过老人,每天派人监视在王化臣的家门口,监视王化臣的母亲及其亲友,惟恐其母和亲友将事实真相告知别人。当家属与张某说理时,政府执法部门负责人却说:“愿到哪儿告到哪儿告,死也白死!”等等。◇